

一

汉中300多所宗教场所,若论历史的悠久、景色的秀丽,张良庙是举足轻重的一处。盛夏的一天,我独自来到张良庙闲游,暮色将笺时,与道长们在云水堂内饮茶。门楣上是“遥望仙踪”四字古隶,我赞叹它们极具韵味,陆道长说,那并非名家手迹,而是出自道教信士之手,因为在这个庭院,抬头便可望见山上的老庙。

依言远眺,果然见绿树掩映中的授书楼和满目苍翠的山顶附近老庙的红檐。夜色渐笺,院内复归神仙清幽世界,静寂之中,却有几声乌鸦的哇哇,然后是喜鹊的喳喳。在这一悲一喜间,黑夜来了,对面的授书楼,山上的老庙,近旁的三清殿,二山门旁威武的狮子,全都淹没在静穆的夜色里。

在袅袅茶香中,我问大家,为什么喜欢张良庙。

道长们都笑而不言。是啊,张良庙神奇之处太多,竹子向来是刚直高洁之君子,偏偏这里的竹子根部是弯曲的,即使植物专家也难解其谜,只能归于对张良高风的膜拜。五彩祥云缭绕的五云楼曾经下榻过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等名人,据说只有阳气旺盛的人才可入住,否则便终夜如在空中旋转的晕眩。

在庙里静居近20年的黄道长,气质里有着如老庙般的沉静。第一次到张良庙,走进那片清幽如画的竹林,心旷神怡,就再也不愿挪动脚步。

从武当山道学院学习归来的陆道长清秀脱俗,他说,喜欢这里是一种天命和机缘。无论是从西安还是从汉中来,都是山盘水绕稍显狭窄的山道,但因此这古老的道观更具了空谷幽兰的吸引力。

已在此闲居半年的路居士说,喜欢这里的随心所欲。从紧张浮躁的工作中隐遁,没有电话手机、酒宴歌舞的干扰,在庙里读道德经、庄子、诸子百家,练练书法,到紫关岭或是山野中漫游,随意地昏睡,不知今夕何夕,逍遥自在。来此云游挂单的道长说,去过太多的名山

张良庙随想

□清 扬

古观,都太喧嚷了,让人失去探古寻幽的兴致,张良庙是青山叠翠中的一处古观,确是静心修道的所在。

他们问我,最喜欢张良庙的什么?授书楼,我脱口而出。那曲径通幽的石阶,那憨态可掬的小狮子,那凌空欲飞的楼檐,那栩栩如生的精美浮雕,还有那群峰叠翠、雾岚缭绕的仙姿……

这时,有奇形怪状的虫子飞入,肢体颜色或绿或红,十分妖娆,让人想到《聊斋》中的仙子。亦有蚊子飞歇于臂上,纤细瘦弱,尖喙却极柔软,竟无力刺入肌肤,好像已修炼得飘飘欲仙而无嗜血之欲了。

夜已深,大家散去。市内应是火辣辣的酷热,这里却需盖两床厚被。熄灯后才发呆:这里的夜色,真是如浓墨般的黑!万籁俱寂中,窗户在夜风中咣当作响,独在古庙,怕乎哉?我安慰自己:左是三法殿,右为灵官殿,有诸多神仙护佑,不怕也!

二

全国各地的张良辟谷之地甚多,但秦岭南麓、汉中留坝的“汉张留侯祠”,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一座。处在五山环抱、二水夹流之间的张良庙,松柏常青,碧水萦绕,自古以来,香客游客云集,名人学士“过必登,登必览,徘徊数日,不忍离去”,更不之对张良庙情有独钟、为张良庙的建设与发展孜孜不倦倾注心血的历史人物。

一是张鲁。相传张良庙系东汉末年,张良的十世孙、道教第三代天师汉中王张鲁为尊崇先祖功成身退的超逸之德而建。张鲁割据汉中近30年,创立五斗米教,留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佳话,汉中也因此可称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张良庙则千百年来受到百姓的尊崇而香火

绵远,声名远播,誉满天下。

二是滕天绥。据清道光十五年编纂的《留坝厅志》之《留侯庙碑记》所述,这位康熙年间在汉执守8年之久的汉中知府,在奉旨从汉中运米到西安的路上,“北出云栈,过紫柏山山麓,石碑上书曰:汉留侯张子房先生辟谷处。……望山遥拜,遂假寐山中。梦三人皆黄冠野服,仪貌奇古。……一人不言,其二人曰:此即‘功成身退’四字君,当谛思。……乃下拜,三人忽不见,……梦觉,但见紫柏嵯峨,白云缭绕而已。……忆梦,其一人为子房无疑,其二人倘所谓黄石公、赤松子非也夫?……故建立庙貌,以祀三先生,而概论其道书之”。因梦遇仙人而来修建张良庙,实在是一位太可爱的知府,同时他也是一位造福百姓的父母官,在汉中任职期间,他曾发布《劝民栽桑示》,奖励栽桑,并提倡栽种桃、李、核桃等,康熙二十九年秋,在城固县推广水田播种小麦获得成功,汉中水田由一年熟而稻麦两熟,因此作为汉中之子民,我们都应对他怀着一份感恩之情。

三是于成龙。康熙三十六年,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河道总督于成龙奉旨出京路过紫柏山下,见张良庙有道人看守香火,心中颇喜古庙清风;两年后再次路过入庙敬香,见道人换成了僧人,张良圣像变成了释迦佛像,于成龙觉得奇怪,访其原因,得知僧人强行霸占了张良庙,一怒之下将僧人驱逐,令重修大殿,重塑了张良金身,召回全真道龙门派道徒潘一良继续看守香火,并撰写“相国神仙”四字于张良殿,以此来警示僧人此为道教官观。

四是以任永真为首的五任方丈。据《紫柏山考察记》载:“初来住持者道人潘一良,历六七传,皆柔弱,不能任庙事”,张良庙被当地土恶霸

占庙产,住持道人陈永宁、易元棉无奈,请来八仙庵知客任永真接管张良庙。道光十九年,任永真道长到张良庙,至光绪五年仙逝,担任住持和方丈达41年。其间,经过6年的诉讼,在朝廷督办下才收回庙产。于成龙将张良庙归还道教时,只有张良大殿一座,由于潘一良及道众的苦心经营,扩建了二山门及南北寮房、客堂等20余间。任永真住持期间,四处奔波,上求官府,下感百姓,化缘集资扩建庙宇,于道光二十五年先后修上官厅、游廊、北花园;道光二十九年修三清殿、东华殿、大山门;次年修建授书楼;咸丰四年至七年修南花园及阁亭、桥廊等,咸丰十一年张良庙接管勉县武侯祠、武侯墓及马公祠为下院,由张良庙道长李永云、熊合周等主持香火,并拿出700两黄金用于武侯祠、墓的修建。正是他的努力,使张良庙初成今日之规模,屹然为一方盛地,从那时起张良庙便成为陕西道教界与楼观台、八仙宫齐名的三大丛林之一,从清道光年间到民国年间,张良庙连续5次开坛放戒,成为全国影响较大的十方丛林。

第二任方丈柴明玉,任期24年;第三任方丈傅至桂,任期21年;第四任方丈熊至阳,任期4年;第5任方丈马含真住持至1949年秋止,任期22年。五位方丈中,前4位方丈的墓地在张良庙后的山坡上,古柏森森,荒草没径,显然是过于冷寂了,碑上镌刻着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自古神仙皆智勇,一生进退本从容”,赞颂着他们的功不可没。碑前的香炉里还有残存的香烛,极其安静,极其简陋,只有幕后幽深的林木护卫着这几位为张良庙呕心沥血的道长。

我静立在荒草丛中,向那古朴的墓冢深躬致礼。

三

2000年前,张良协助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司马迁对张良赞誉有加:“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人所

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一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位“状貌乃如妇人女子”的男子,就这样永远地站立在历史的高处,如一轮明月,让我们感受他宁静的光辉。

道家哲学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淡泊自然,逍遥自在,宠辱不惊。有人把道家哲学比喻为中华大地上根深叶茂的大树,信也。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座,更合乎天性,更注重精神上的健全。名利总是引发无穷的争夺,辉煌之后,叱咤风云之后,选择林泉中的退隐,是生命的必然。聪明可以让人在世俗间游刃有余,但智慧则让生命得到安定。

俗世中的我们,面临着个人的种种困境,要放弃名利锁,如老子归去,只求清静无为,或是如庄子,只愿逍遥一生,又是那么困难。我们没有那么安静的心,没有办法从尘世的喧嚣中退出,所以,只能来拜谒,从功名利禄的缠绕中暂时逃离,从生活工作的重重压力下得以解脱,怀着对神仙生活逍遥无碍的向往再回到尘世中去。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张良的“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高于生活的生活,生活其实是可以极简的,人生中有许多都是可以放弃的,生命可以更清静,更自然,更美好。

四

张良庙里那么多的诗词碑,我最喜欢的是明隆庆五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告老还乡路过紫柏山坐馆讲学时题留的《怀山好》,也是目前张良庙留存的最早的一个碑,就在“英雄神仙”碑旁拜石亭的正墙上:

紫柏山前车马道,道上红尘灭飞鸟。
尘里行人不知老,竭来几度怀山好。
年少怀山心不了,年老怀山悔不早。
君不见京洛红尘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
愿有更多的智者在告老还乡前来感受张良庙的美好。

老 屋

我怎么也想不到
三百年的老屋还是如此的坚挺
活活得像三十年前的我
意气风发地站在村头

我身不由已向老屋走去
几棵茅草趾高气扬地站在柴房的头顶摇曳
两只小麻雀不厌其烦地看着我
一条掉毛的老狗
打量着我的头盯着我身穿的牛仔裤
然后又一次望了望我的眼睛
警惕地站在门前一角
——他们是在怀疑我的身份,询问我的来由?

我搬来堂屋里那条磨得精光的矮板凳
——那是我儿时的书桌、饭桌和摇篮呀
敞开衣服又着脚丫躺在门角
数着离开老屋一个又一个时辰
想着老屋里的纯真和一个又一个甜蜜

门前一串红辣椒
那或许是妈妈离开时挂的
他们是在等待当初那个吹着口哨背着泛黄书包
迟迟不归的少年
只是颜色已经发黄发白
像妈妈那双干瘪的眼睛
望着我我又是那样炯炯有神

我进入甜甜梦乡

老碾房

走近你,我不知道如何节制
哪怕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许诺
一次又一次暗下决心
就这样轻轻地被风一吹
唱了上百年的千叶石磨
在水珠中
打着哈欠

老碾房
磨过了村庄多少故事

一个人坐了很久,静听
风车与水的歌唱
如豆的灯光与那帘水瀑甜言蜜语
傻傻等待水厢房还没有做完的梦
仍是 无法掩饰的苍老

季节深不可测
那头老牛走过
许是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沧桑
一声吆喝
在石碾前颤颤巍巍
幽长的梦境才刚刚开始或者结束

一顶花轿停在石碾旁
喇叭吹出大花袍
喜庆地张贴木叶传递的小情歌
在细雨的雨丝中走出来,香甜地说道

我眼睛失明了,在触摸你的当儿
我依偎在你身旁失眠咳嗽惊悸心慌
我屏住思念的呼吸
打开那页心跳的日记
词汇早已丢弃发霉
负重头颅
被爱贴上一片止血贴
仍还得发红

喊山的号子和孤山寺的钟声互为一体
山村的日子被老碾碾碎
盛装在村里人久未换过的木桶里
盛壮了一代又一代村民
那朵固守的云像泛黄的草纸
一迈脚,便诞生了我的禅

生命的或重或轻（二首）

□林汉筠



张良庙



赵东原

你有没有见过一只鸭子害羞的眼神?

我散步在老家门前的小路上,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前,遇见了那个人家的主妇。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也不记得她是谁家的媳妇,只是面熟。她说要给我一些煮熟的果子吃,我于是就跟她进了院子。

那是个宽敞的大院,房子很新,显示出这个家院的殷实。大门右边有个驴圈,三头毛驴站在那儿吃草。驴子抬起眼皮白了我两眼,继续吃,爱答不理的神情。边上蹲了三只白鸭,一只大的,两只小的,看见我进来,很有礼貌地往一边挪了几步,又似乎有点不安。

我看见左边有一台方方正正的大锅灶,人造大理石的锅台,中间扣着个铝制大锅盖。问主人是怎么用的,她说:“这个嘛,夏天给狗熬食的,免得在屋里烧火了。”那时正是国庆节间,天已转凉,因此锅灶就闲置在那儿了。

“哦,狗还有小灶呢。”我应了一句。她倒笑起来了,又说:“这边有个窝,鸭子在里边抱窝呢。”哦?我这才注意到,灶门口露着一些白鸭毛。接下来她竟然把大铁锅连同锅盖一起端起来了,我探头一看,眼镜差点掉进去了,嗨,黑糊糊的锅里头卧着白白的鸭蛋!白白的鸭毛!鸭蛋个头大,比鸭蛋小不了多少,一堆白鸭毛蓬蓬软软地覆在其上。

我笑得快要捧腹了,“这只鸭子怎么这么聪明啊?”女主人笑而不语,仿佛是对她的夸奖。

这种鸭子叫非洲雁,红脸,白羽,尾巴特长,不像我小时候家养着的白鸭、麻鸭。土鸭子,身材没这鸭子大,体形也不丰满。我更喜欢这鸭子的名字,“非洲雁”,因为遥远而神秘,因为大雁而高贵。至于它和大雁有没有血缘,就不得而知了,我猜是有的。

我们说笑间,那只鸭子就过来了,可能是不放心它的蛋。

它低头要钻进灶门,想了想,忽然又扭身走到一边,侧身,歪脖着我,接着又退两步,仍是歪脖看我。那个眼神,羞涩极了,就像一个小姑娘,站在生人面前,脸红红的,拿眼睛瞟你,小手垂下去,悄悄绞着衣襟。

于是我也不好意思,不敢看它,往后退了两步,它这才扭扭捏捏地钻了进去。

我想,如果小姑娘可称为玉女,这只鸭子就是一只玉鸭!

还有一只小鸟的眼神。每想起,总像一道闪电,划过心窗。

小鸟在我家窗外,黄昏时站在银色的闪闪发亮的晒衣杆上。

那是个初冬,气温骤降,寒风满街呼号乱窜,路上行人弓腰缩脖赶路回家。但是家

里也不温暖,因为还没到规定的供暖期。我那时正理头做家务,手头上弄得乱乱的。由于太专注,开始竟没听见它的叫声,等我反应过来,一下子意识到,它其实已经叫很久了。那声音尖锐、短促、响亮,一连连着一声!

在车水马龙的闹市里,听见鸟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叫声听起来是那么不寻常。循声一看,一个小家伙正站在晒衣杆上,张大嘴切切地叫着,声音里满含惶恐和无助。

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三步并两步奔到窗前,天,它可真漂亮!黄黄绿绿的羽毛像是早春刚发出新绿的小草,月白色的尖喙比过精美的象牙,明亮的小眼睛犹如在海底闪烁的黑宝石,而橙色的细爪,正紧紧地抓着金属栏杆,它的身体在微微颤抖。我

记住一个动物的眼神

□任海青

不敢呼吸了,在心里对它轻轻呼喊:千万小心啊,不要大意足足了!那时,我全然忘记它本是飞行动物。

“嗨!”“嗨!”它一声一声地叫着,声音更加凄惶了。我的心被撕扯着,觉着它就是个走失的孩子,它(她)站在路边,嘤嘤哭泣,大声呼喊,“妈——”“妈——”

它忽然止住叫声,眼里划过一丝异样的亮光。只一瞬间,那閃光消失了,接着它就越大声叫嚷起来,不管不顾的,叫声更加凄厉了。

一个走失的孩子,找不到妈妈已经是非常恐慌了,要是不巧再遇到一个坏蛋,那该是多么倒霉的事情!我知道它怀疑我,不敢信任我。我想和它说:“喂,乖乖,相信我吧,不要怕,飞进来待会儿吧。”

犹疑之际,我恳切地、慢慢地伸出一只手臂,希冀它跳进我的手心里。我的心突突地跳,等着它来,我凝视它,在心里说:孩子,来吧,来吧!可是突然,扑棱一下,它却飞了!

对面是一所小学校,四层高的教学楼,小鸟悠悠地落在灰突突的楼顶上,我眼珠不转地盯着它,听它发出一声声尖叫。然而它并未驻留,旋即又向更远更高的一座楼房飞去,塔楼之上依稀有它模糊的身影,我试图把眼睛睁得更大,极目远眺,但黄昏的雾霭顷刻间笼罩了城市,那个地方灰蒙蒙一片,它渐渐地融化在无边灰暗里……

没有人知道我挂念那只鸟,很多年了,它闪电般的眼神,一直是我难以表述的忧伤。我想它化身为一个小姑娘,在一